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九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沈倫 字成

沈倫開封太康人少習三禮於嵩洛間以講學自給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度宣徽使咎居潤與倫厚善薦于太祖留幕府太祖繼領滑許宋三鎮皆置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太祖代周自宋州召爲戶部郎中遷爲陝西轉運使先是王全斌與諸將入成都競取民家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

奇巧物爲獻者，倫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爲樞密副使，親征太原，領大內都部署，判三司事。先是，倫第狹，處之晏如。時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皆自啓於上前。倫亦嘗爲母市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謂曰：「爾非踰矩者，知其未葺居第，因遣中使索圖督工爲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開寶六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五十卷，倫爲監修，以獻。賜襲

衣金帶六年授左僕射致仕辛年七十九初有司議謚倫曰恭惠子繼宗上言曰伏見國朝故相薛居正謚文惠王溥謚文獻此雖近制實爲典常若以臣父起家不由文學卽嘗歷集賢修史之職伏請改謚曰文判太常禮儀院趙昂判考功張洎駁曰沈倫逮事兩朝早升台弼有祇畏謹守之美有矜恤周濟之心按謚法不懈于位與夫謹事奉上執政堅固執禮御賓率事以信接下不驕能遠耻辱賢而不伐尊賢貴讓愛民長悌不懈爲德旣過能改數者皆謂之恭又云慈民好與與夫柔質慈民愛民好柔寬裕不苟和

公論

質受諫數者皆謂之惠。由漢以來皆爲美謚。如唐相溫彥博之出納明允。止謚曰恭。竇易直之公舉無避。乃謚曰恭惠。而沈倫備位台衡。出於際會。徒能謹飭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居多。又案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寬。不慢廉不劌曰文堅。強不暴曰文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曰文德。美才秀曰文備。治班制曰文昔。張說之謚文正。楊綰之謚文簡。人不謂然。蓋行義有所未充。雖蒙特賜。誠非至公。若夫大臣子孫。許其爲父陳情。則曲臺考功之司。爲虛器。而彰善癉惡之義。微矣。繼宗以其父曾任集賢殿學士及

監修國史之職輒引薛居正王溥爲比則彼皆奮跡  
辭場歷典誥命以文爲謚允合國章至于集賢國史  
皆宰相兼領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謚伏宜  
如故從之

### 宋李昉

李昉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昉在周朝知開封府  
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  
貶道州司馬徙延州別駕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  
部昉五辭旣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  
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太平

興國八年趙普罷相昉與李琪並同平章事端拱元年昉罷復相趙普并相呂蒙正淳化二年蒙正罷相昉與張齊賢並相四年昉罷復相蒙正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讚獨昉無他言微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昉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嘗久雨不止廬舍多壞太宗以陰陽愆伏罪由公府切責昉及叅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

知人愛人

昉等慙懼拜伏黃中山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爾昉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其不用者。旣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昉常期王旦爲相。自小官薦進之。昉病召旦。勉以自愛。旣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卒謚文正公。

宋宋琪



宋琪字俶寶幽州冀人少好學幽帥趙延壽辟爲從事契丹內侵隨延壽至京師延壽子贊仕宋皆表爲從事宋乾德四年召拜開封府推官太宗爲府尹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知閬州開寶九年爲護國軍節度判官太宗卽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琰皆自府邸攀附致顯要抑琪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太子洗馬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新留判三司勾院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八年改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普出鎮南陽琪拜平章自員

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爲相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李昉宋琪請遵故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臣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廉損之道卿勿多辭也雍熙二年罷守本官端拱初上親耕籍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二年將討幽薊詔群臣各言邊事琪疏上謂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隘必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况軍行不離于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轅西適山路令大軍

會于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  
進。漆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  
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  
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  
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則槍弩步  
隊，寔王師備禦之方，而于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  
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有盧溝，祠  
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君作鎮  
之時，欲過西衝，曾塹此水，汎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  
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

慮步奚爲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軍以  
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矯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  
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遶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  
於燕丹陵東北橫軀此水灌入高粱河高粱岸狹桑  
水必溢可於駐驛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百  
餘里卽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  
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浹旬必克幽州  
管內洎山後入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  
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懷之奚霫部落  
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爲義兒服燕軍

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當懷骨骸之恨勃海兵馬土地盛于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留泊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禽獲必貸其死命置署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爲名如此則藩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剋日殄平其奚靺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封冊爲王仍賜分器鼓旗軍服戈甲以優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王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于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

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諱于本川。此人生長塞垣。諳戎事。乘機戰鬪。一以當十。兼得奚。霫。渤海。以爲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掠極多。並在錦。幘。平。盧。亦。邇。柳。城。遼。海。編戶數十萬餘。耕墾千里。旣殄異類。悉爲王民。變其衣冠。被以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爲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爲開拓之盛也。琪本燕人。以故。究知藩部兵馬山川形勢。俄又上奏曰。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若柵。但專守境。勿輒侵漁。或戎馬旣肥。長驅入寇。

契丹主行部落率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  
毳褐之利所宜守陣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于  
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于會合  
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  
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  
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必命大將總  
統前軍以遏侵軼只于天雄軍邢洛貝州以來設椅  
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旣窮新草未生陳芟已  
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營陣之  
法以十萬人爲率前陣二萬人後陣八萬人後陣與

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布常山之勢，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倚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虜酋多計策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常，爲張彥澤之所誤。疏奏，上頗採用之。淳化五年，李繼遷寇靈武，命李繼隆爲都部署以討之。琪上言：「石晉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彛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彛超換鎮。彛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樂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



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邊人利。臣又聞。党項號爲小蕃。非是一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于速關。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乏餼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介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翦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語諸軍。擊賊所獲生口。

資畜許爲已有。彼爲利誘。則人百其勇也。上密寫其奏。令繼隆擇利而行。至道元年春大宴于含光殿。上問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撫慰久之。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月給實奉一百千。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卒。謚惠安。

### 宋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通判昇州。陞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錢二十萬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初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

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蹟窘乏劉誓不復嫁  
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旋卒  
詔起復入爲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凡士未  
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快快于心及列于位得  
以獻可替否當盡其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  
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也蒙正  
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蒙正遽  
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  
爲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平章事

國史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  
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  
受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歿于巖穴不需天祿者多  
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懼陰譴。乞以臣釋  
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  
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  
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  
聞者歎服淳化中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  
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目蓋諸子冲幼未  
能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

朕亦自揀選不令姦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講咸有課程待其成性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邪。於是右正言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爲皇太子。詞意狂妄上怒甚將加竄殛沆蒙正妻族坐是罷爲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僭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去通韓王之兄無幾安其政政十餘老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韙之。

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  
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怒，投  
其奏書于地，曰：「卿何執耶？」必爲我易之。蒙正曰：「臣非  
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  
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蒙  
正播笏，俛而捨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  
正器量，我不如。旣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至道初，  
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  
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真宗卽位，進左僕  
射，會營永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

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咸  
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  
普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六年封許國公景德二  
年春表請歸洛陛辭曰肩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  
升殿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願陛下以  
百姓爲念上嘉納之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  
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太中祥符而  
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後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  
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  
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知於

上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入白曰：「兒子自。知。知。人。半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卽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曰文穆。蒙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于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復紳官。蒙正不辯。未幾罷相。後考課院得紳實狀，乃黜之。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辯，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



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蒙正嘗問諸子曰  
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  
賓服其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蒙正  
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爾蒙正夾袋中有冊  
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卽  
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  
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百官多稱職者以  
此

宋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

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謀洩故置齊賢下并汾策不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通判衡州代還會親征晉陽齊賢上謁遷祕書丞忻州新下命知

州事明年召還直史館改左拾遺冬車駕北征議者  
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自古疆場之難非盡  
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  
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  
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  
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  
矣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  
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  
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宋法除去舊弊天  
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重

寘之法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使齊賢居使職勤究  
民弊務行寬大召選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大舉  
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是時  
齊賢言事頗忤上意卽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  
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都  
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  
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  
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初王延德掌京庾欲求補外  
託參政李沆姻婭以請于沆沆爲請于齊賢齊賢以  
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政

召見詰責、延德諱、不以實對、齊賢不欲累沆、獨任其責、罷爲尚書左丞、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孫氏年八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左右、上憫然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毋入謁禁中、上歎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器終喪止食、脫粟飯、真宗卽位、召拜兵部尚書平章事、日南至、群臣朝會、齊賢被酒、上曰、卿爲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私、齊賢罷守本官、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畧使、齊賢上言、謂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

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之所覬覦。而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三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繁。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爲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干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

且暮用兵。斷彼貢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藩羅  
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而  
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  
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  
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頗兵矣。萬山  
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又言靈州斗絕  
一隅。當城鎮完全。磧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  
繼遷爲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  
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  
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今若能增益精兵。

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砦於肅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改判永興軍。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寘干理。命司門郎張正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其事於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爲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



駕景德初起知青州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  
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并吞時臣下皆以  
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  
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隆麟府州界入部族蕃酋  
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陞  
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  
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地數年之間靈州始  
爲吞噬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思繼遷須臾得二兩處  
強大蕃族與之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  
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濟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

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爲沮撓及繼還爲潘繼文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志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爲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爲虞今潘羅支已亡斯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

榭松竹遂盛。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七年夏  
薨。年七十一。謚文定。

宋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端少敏悟。好學。以父蔭補  
千牛備身。太祖卽位。遷知浚儀縣。會秦王廷美尹京。  
召拜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  
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  
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  
行。尋坐王府親吏請托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知州。  
司戶參軍。遷考功員外郎。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

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拜右諫議大夫許元王僖并  
開封又爲判官王堯有發其陰事者坐禪贊無狀遣  
御史武元賴內侍王繼恩就鞠于府端方決事徐起  
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  
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安  
可在堂上對制使卽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  
會置考課院群官有負譴寘散秩者引對皆泣涕以  
饑寒爲請至端卽奏曰臣前佐奏邸以不檢府吏謫  
掾商州陛下復擢官籍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  
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

退善否。苟得潁州副使。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可復舊官。爲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叅知政事。是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寇準亦拜叅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卽以端爲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拜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呂蒙正爲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端歷

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擢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  
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慮與寇準同列先居  
得相位準不平乃請叅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  
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  
罕所建明一由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  
端詳酌乃得開奏端愈謙讓不自當至道初太康縣  
獲玄兔以獻呂端等曰玄北方之色兔卽陰類中國  
陽也將有夷狄解辨受冠帶於闕下昭邦家之慶以  
致太康者乎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  
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

夏得禮

遇相慕端疑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新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冤讐，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干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生死之

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真宗爲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趨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卽結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鎖之。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中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



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眞宗旣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以繼勲爲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且除名。流澤州。籍其家貲。眞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洪大。宮庭階陛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卒年六十六。謚正惠。

宋李沆

李沆字大初洛州肥鄉人沆少好學器度宏遠舉進士甲科通判渾州相府召試約束邊將詔書既奏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除右補闕知制誥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謗議雖衆而不歸咎于沆召入翰林爲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參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未幾知河南真宗升儲遷太子賓客詔東宮待以師傅禮真宗卽位參知政事咸平初擢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

勞久之累加尚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  
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  
詢會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於閤  
門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  
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  
難制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  
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  
是也真宗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一夕  
上遣使持手詔欲誅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  
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承○承○承○議遂寢駙馬都尉

石保吉求兼相印上以問沆

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

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

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

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

密啓者則亦無大用處沆所以獨不

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時

李繼遷久叛兵衆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

飛輓輔臣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

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

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

困之爾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

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墨而

并。民以弄地

歸如此則開右之民息肩矣方眾議各異未即從沆

言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參知政  
事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  
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  
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語云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  
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爲相遽與虜  
和親一朝疆場無事恐人生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爲  
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  
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且

名古止言  
心古亮言  
二版三復

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  
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  
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  
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款遂  
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  
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聞之欲去則上遇之  
厚乃以沆先識之遠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  
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  
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  
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

吾言也。準後爲謂所傾，始服沆言。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都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盱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卽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

實無事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周  
耳。朝廷防制纖息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  
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  
豈念厲民邪。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  
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  
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將朝。疾  
作而歸。薨年五十八。上聞之。驚歎。趣駕往臨哭之。慟  
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仁宗卽位。詔配享真宗廟庭。  
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  
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廳。事



不惟作將  
相即微文  
字亦宜如  
此

已寬矣。至於垣頽壁損。不以屑慮。堂前藥闌壞。妻戒  
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  
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  
嘗答第。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  
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  
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  
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  
渥哉。後遇疾。沐浴右臥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室中  
無穢氣。沆與諸弟友愛尤器重。維暇日相對宴飲。清  
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沆沒後。或薦梅詢可。

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信倚如此

### 宋向敏中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進士通判吉州代還爲著作郎出爲淮南轉運副使入知制誥未幾權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不通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

獨不受尼道安構獄事連開封判官張去華敏中妻父也以故得請不預決讞旣而法官皆貶猶以親累落職出知廣州是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清廉聞召爲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

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爲樞密直學士。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權務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觀其名，不敢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箝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於登用。未幾拜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餘日，超擢如此。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候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真宗咸

平初拜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兼知樞密院事。時大兵  
之後。議遣重臣慰撫邊郡。命爲河北河東安撫使。發  
禁兵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莫不感悅。  
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景德初。夏州李繼遷兵敗。爲  
潘羅支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  
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  
德明納款。就命敏中爲鄜延路安撫使。俄遷京兆。是  
冬。眞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  
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儼。有告禁卒欲倚  
儼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

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儻入先馳  
騁于中門外後召至堦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滄之  
果懷短刃卽席斬焉旣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  
飲坐客皆股慄邊蕃遂安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爲  
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宴乃以所愛伶人或  
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爲非也張  
齊賢側儻任情獲劫盜或至縱遣所至尤不治帝聞  
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一於民事爾  
五年復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是日學士李宗諤當  
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

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  
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  
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  
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  
射者勲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  
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宴飲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  
所見對帝曰敏中大耐官職明年三月卒年七十二  
帝親臨哭之慟贈中書令謚文簡

八  
續  
集  
卷  
之  
九

卷  
之  
九

七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畢士安

字成

畢士安字仁叟鄭人舉進士太平興國初吳越錢俶

納土選知台州

郎國

言錢氏上圖籍

通

解

有司皆張侈賦數今

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

從之召入翰林爲學士知制誥范景數致書宰相求

入翰林爲學士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終

不使居內署出知濠州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



畢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李沆卒  
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  
相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  
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  
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  
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  
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  
其素所蓄積朝廷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  
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眺梁爲邊境  
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

步法嚴然  
論和有此  
亟虞亦非  
佳事

未閱月以本官與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修國史居準上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惶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辯其誣下宗古吏具伏姦罔斬之準乃安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統軍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數爲諸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逞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坐便殿問策安出士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士安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

忠戰陷契丹至是爲契丹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  
安以爲可信力贊真宗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真宗  
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  
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  
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  
請任之真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  
議者猶閼閼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士安  
亟同準請對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真宗嚴兵將  
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  
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

朝論上  
都其人京  
無所見

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  
星變而就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進至澶淵見于  
行在時已聚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  
澶北鄙爲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  
契丹使還具得要領又與其使者俱來講和之議遂  
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爲過士安曰不  
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  
案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他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  
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  
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

外畧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二年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謚文簡

宋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也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知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雍熙二年

九月廢太子楚王元佐，乃太宗長子也。初，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太子幼，亦聰慧，及長，漸驕恣，或經時絕朝請，自是習爲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輒彎弓射之。重陽帝宴，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預。至暮罷，陳王允祐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爲君父所棄也。」遂發憤，中夜閉媵妾，縱火焚宮。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他日必爲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謀某月日，令東

官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  
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廢太子一黃門力  
耳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得淫刑之器有剜眼挑筋  
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選立章聖爲  
太子準由是得名轉鹽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而準  
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  
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  
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  
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  
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

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汚而知準爲可用矣。卽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與知院張遜數爭事上前。他日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判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喚上其事。準引仲舒爲證。遜令賓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旣



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對曰陛下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召拜參知政事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溫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柵以杜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曰古羗戎尚雜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唐宋璟不賞邊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場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

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  
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邪  
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  
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  
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  
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繼若父聖  
慮旣以爲可願卽決定帝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於是  
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  
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  
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

前贊復出列準創有醉而罷二年福南交中外官皆  
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不及知者  
退序進之彭惟節位素居馮拯下拯轉虞部員外郎  
惟節轉屯田員外郎章奏列銜惟節猶處其下準怒  
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憤極陳準擅權又條上嶺南  
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廣東轉運使康戢亦言宰相呂  
端等皆準所引端德之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字亦有之胃臆  
亂經制太宗怒準適祀太廟攝事召責端等端曰準  
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  
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一體

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竝命同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闕意。準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

翻陳原不  
此兩地不  
必尋考二  
人

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勢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遂請帝幸澶州。及至。而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

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堡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于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復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卽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

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謔歌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戰時威虜軍張頭環守牀子弩弩撼機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

可  
不而明則

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龍

兵，準之力也。準處分軍事，或違上旨，及是謝曰：使臣

臣語

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上笑而勞焉。準在中書，喜

用寒酸。每御史缺，輒取敢言之士。他舉措，自任。同列

不悅。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

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而不

視。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準曰：今虜騎未退，而天

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

爲朕守？準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

語太曉

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爲可守。于



是卽時進促出敕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敕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途身乃安也遽酌太白飲之命曰上馬杯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準答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寨四門終日危坐修齋誦經而已越數日虜退乃召爲次將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由是帝顧準寢衰明年罷知陝州遂用王旦爲相帝謂旦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

無大臣體罷其重柄庶保終吉也。出知天雄軍。北使道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祥符七年。復召爲樞密院使。同平章事。林特爲三司使。以河北歲輸絹闕督之甚急。而準素惡特。頗助轉運使李士衡而沮特。且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吏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進纔五萬。帝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爲已任。此其短也。未幾罷判河南府。徙永興軍。是時上方崇奉天

溫故其古  
一謂利川  
不枯淡  
不枯淡

書準出爲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疎準京兆都監朱  
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  
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  
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能素妖妄託神  
言國家休咎倚準舊望欲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已  
多依違之能所善宦者周懷政而準壻王曙居中與  
懷政善固勸要準與能合準從上其事天禧元年復  
召入同平章事準自永興來朝將發其門生有勸準  
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儻入見  
卽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

書爲宰相。劉準不懌，揖而起。準爲樞密院使時，曹利用爲副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夫爾，豈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曰：「謂遂合謀欲排準，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離之。」四年，眞宗得風疾，政事多中官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日固。劉氏宗人橫于蜀上，以皇后故，欲舍其罪。準必請行法，重失皇后意。謂等因媒孽之。準嘗獨請問曰：「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屏左右爲之辭，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旣而準被酒漏所謀，謂

等益懼力諧準請罷政事上不許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罷準爲太子太傅以李廸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拯旣受樞密領使者凡三前此未有上徐覺其悞遂召錢惟演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叅知政事今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應止用李廸一人蓋遷曹利用或丁謂中書乃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上旣從惟演之言擢丁謂首相加曹利用平章事然所以待寇準者猶如故謂等懼謀益深客省使楊崇勳等遂告變周懷政伏誅準乃遠貶上始得疾浸劇嘗卧枕懷政股與謀欲命太子監國

懷政出告寇準遂請開建議已而事泄準罷相丁謂等因疎斥懷政懷政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召崇勲等議其事崇勲詰謂第告變謂微服夜乘犢車詣曹利用計之及明利用入奏詔曹瑋與崇勲鞠訊具引服斬之謂等并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亟遣使馳驛詣永興捕能誅之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丁謂必斥之楊億尤善準而請太子監國奏又億所草也及準敗丁謂召億至中書億懼而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一好詞億乃稍安準知安州於是

謂等不欲隹居內郡白上欲遠徙之上命與小州謂  
退而署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李廸曰向者  
聖旨無遠字二人忿鬪蓋自此始以王曾參知政事  
學士錢惟演爲樞密副使隹坐朱能再貶道州司馬  
過零陵溪洞蠻夷乘間抄掠其酋長聞而責之曰奈  
何奪賢宰相行李邪趣遣人還所抄掠其在道州晨  
具朝服如常時起樓置經史道釋書暇則誦讀賓至  
笑語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隹罷相繼以三絀皆非  
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隹何  
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廸亦

自鄆貶衛州團練丁謂惡準與李迪必欲置之死地  
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馬前至道州準方  
與客宴起逆中使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故不  
答衆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  
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卽從  
錄事參軍偕綠衫着之短纔至膝拜敕于庭升階復  
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吏獻以圖經首載州東南門  
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爲詩曰到海只十  
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邪中使至鄆州迪  
聞其異于他日卽自裁不殊其子東之救之乃免帝



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迥可託其見重如此初丁謂出  
準門下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  
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  
謂甚愧之由是傾構日深處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  
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是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  
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  
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卽位南方須大臣  
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卽還未幾謂亦南竄道雷  
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  
家僮謀欲執仇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

乃罷大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  
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旣至數  
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  
榻而卒初張詠守蜀聞準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  
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恠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  
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  
衣交也準兄事之詠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及  
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  
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  
讀也準笑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

此張公謂我矣。詠常稱使準治蜀，未必如詠。至潼關一擲，詠亦不敢爲也。在雷州踰年，旣卒，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挂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荀彘因爲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子隨爲嗣。準歿後，卅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又賜諡曰忠愍。詔翰林學士孫朴撰神道碑，帝爲篆其首曰旌忠準。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母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鎚投之，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慟哭。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

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穗不可得豈知今月  
富貴哉準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準外  
朴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  
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彼詐我誠  
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

### 宋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父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  
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  
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  
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

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且幼沉默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惟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通判鄭州徙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真宰相器也李沆以同年生亦尊重爲遠大之器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制太平者必

斯人也。錢若水罷樞務，得對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旦有德望，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同知樞密院事踰年，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涇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爲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傾之，從

生事盡  
欽若簡  
故有此

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耻之、而陛下以爲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爲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卽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沉思久之、乃可、而心憚、且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爲旦言、旦黽勉而從、仁宗爲太子太

子諭德張士遜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太子不待應選舉不必學書于是士遜日規以善道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太慙次年復下詔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比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請以詔責之帝以問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



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  
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  
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  
也帝以是愈賢旦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  
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  
于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內臣  
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  
承規待此以瞑目且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  
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旦爲相賓客  
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

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  
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  
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  
所用惟旦所用奏入無不可可謂以是數毀旦帝益  
厚之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  
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真宗命就中書問旦人  
始知行簡爲旦所薦旦凡所薦皆人未嘗知旦沒後  
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  
云旦嘗至自兖州言張士遜等蒞事幹集望賜詔褒  
諭某等無治聲望令轉運提點刑獄司察之詔可或

謂旦曰公爲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官吏僅得褒詔無乃太輕乎旦曰旣稱薦之又請亟用則上恩皆出於已矣此人臣之大嫌也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爲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師德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啓以師德之意旦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薄爾敏中固稱適有關望公弗遺旦曰第緩之使師德知卿以戒貪

今日亦須  
此語

進激薄俗也。上與輔臣言及朝士有交相奏薦者。王  
旦曰：「人之情僞固亦難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  
稱其能而情實排擠。」唐劉仁軌嘗忿李敬玄異已。乃  
稱其有將帥才而敬玄卒敗軍事。上曰：「若然則險僞  
之輩固世所不能絕也。」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旦。旦  
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歎曰：「真宰相之  
言也。」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辭旦。旦求教。旦曰：「朝廷推  
利至矣。士遜迭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張詠知  
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旦對  
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門。他人往。妄有變更矣。」馬軍

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且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悉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乃擢樞密使謂左右曰王且善處大事真宰相也登州言高麗遣使入貢上謂宰相曰此事如何且曰高麗久來進奉因契丹阻絕今須許其赴關契丹必不敢言四夷入貢以尊中國蓋當事爾彼自有隙朝廷奚所愛憎上曰卿言深得大體卽遣使館接知秦州張吉言蕃部俶擾已出兵格關望量益士卒且曰今四

方寧謐契丹守盟甚堅西戎入貢不絕蕃翰之臣宜  
務鎮靜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臣方以大事託卿而  
卿疾如此因命太子出拜旦皇恐忝避太子隨而拜  
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  
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爲名臣初  
旦以宰相兼使至罷相使猶領之其專置使自旦始  
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  
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天下事付之誰  
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  
詠馬亮皆爲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

意言之且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福卿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沒歲餘竟用準爲相旦疾甚遣內侍問者日或三四帝手自和藥并煮茗預粥賜之真宗見表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辭之藥木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况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卽昇至內闕詔不許還至門旦已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慟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正已而聞旦奏藥自益四句取視泣下久之祥符以來每有大禮旦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旣寢疾遺令削髮披緇

以歛蓋悔其前之爲也

### 宋李廸

李廸字復古濮州人也廸深厚有器局嘗携其所爲文見柳開開奇之曰公輔才也景德中舉進士第一歷通判徐兗州改秘書省著作郎歷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廸奏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爲翰林學士嘗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出三司使所上庫藏出入財用數以示廸時頻歲蝗旱問何以濟廸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境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



賦歛寬民不勞矣。帝曰：朕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廸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命廸草詔。徐謂廸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廸對曰：瑋知唃廝囉欲入寇，且關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

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喃廝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廸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廸曰：「喃廝囉兵遠來，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此知其勝。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矣。初，上將立劉后，廸屢上疏諫。以后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后深銜之。天福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廸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

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仁宗爲太子除太子太傅。初真宗不豫寇準議太子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爭不已於是太子於資善堂聽常程事務他皆進呈聽旨真宗不豫大漸之夕迪與宰執以所曠宿內殿時仁宗幼冲皇叔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須也迪取索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初寇準旣貶謂浸擅權用事至除更不

以聞廸憤然語同列曰廸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  
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邪自此不協時議  
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廸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  
爲樞密副使而遷廸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者旣而  
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  
東宮官制書也廸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制臣不敢  
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  
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太后姻家  
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  
史臺劾正上怒甚欲付御史臺利用拯曰大臣下獄

不惟深駭物聽況丁謂本無紛競之意而與李迪置對亦未合事宜乃命各降秩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制書猶未出謂入對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整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杌子進詔送謂中書令依舊視事先是上久不豫語言或錯亂嘗甚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去劉氏獨留朕於宮中迪進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寤曰無是事也后適在屏間聞之由是惡迪迪所以不得留非但謂等媒孽亦中宮意爾仁宗卽位太后預政貶準雷州以迪朋黨傳會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

押廸如衡州仲宣始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廸  
廸皇恐以刃自剄于東之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  
所不至人往見廸者輒藉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臬廨  
棄捐不與廸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  
邪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廸至衡州不  
離左右仲宣頗憚之廸由是得全或諷謂曰廸若貶  
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  
之而已謂敗起知舒州知河南府來朝京師時太后  
垂簾語廸曰卿昔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  
養天子至此卿以爲何如廸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

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太后盛德乃至於此太后亦喜太后崩召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平章事明道二年出侍御史張沔知信州殿中侍御史韓漬知岳州先是廸除二人爲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旣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其事於上前上曰祖宗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廸等皆皇恐詔自今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景祐中范諷得罪廸坐姻黨罷軍司馬龐籍權知亳州先是龐籍爲御史數劾諷宰相李廸佑諷反左遷籍籍旣罷益追劾諷不置諷亦

請辯乃詔卽南京置獄訊之籍坐所劾諷有不如奏  
法當免諷當以贖論呂夷簡疾諷且欲因諷以傾迪  
故特寬籍而重貶諷迪性淳直實不察諷之多誕也  
迪復爲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夷  
簡潛短之於上竟罷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主之  
知自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  
也旣而爲資政殿大學士留京師迪夷簡交惡因奏  
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嘗爲補門下僧爲鑒義夷簡請  
辯詔訊之乃迪在中書所行事夷簡以齋祠不預降  
知密州復知徐州迪奏所部鄰兗州欲行縣因祠獄



爲上祈年禱。皇子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爲百姓訪疾苦，祈禱非廸所宜。其母令往久之，改知交州，復拜資政殿大學士。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守將或爲他名以避兵。廸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知天雄軍，徙青州。踰年之本鎮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濮州。後其子東之爲侍御史，知雜事，奉廸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諡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所葬鄧侯鄉曰：遺直鄉。孫明復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廸守竟見之，歎曰：先生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

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明復固辭、廼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明復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明復盡禮、故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 宋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叔氏、善爲文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王佐

器也學士劉筠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通判濟州代還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省著作郎景德初始通和契丹歲遣使致書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曾曰從其國號足矣業已遣使弗果易遷右正言時瑞應沓至曾嘗入對帝語及之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與議及帝旣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羣下莫敢言者曾陳五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特命曾且謂曾曰獄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頓

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自辟僚屬著爲令遷翰林  
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旣退使內侍諭曰  
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爲慢也其見  
尊禮如此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  
請須親被旨乃坐旣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如  
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  
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曾議以右  
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時宮觀皆以輔臣爲使王欽若  
方挾符瑞傳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已者曾嘗使會靈  
因以推欽若帝始疑曾自異及欽若相會曾市賀皇

后家舊第其家未徙去而曾令人昇土置門外賀氏  
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乃罷曾出知應天府王旦  
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昨讓曾  
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懼  
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  
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卽蹙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  
度矣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  
師以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卽捕之卒  
無妖徙天雄軍復叅知政事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  
政太子雖聽事食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

錢惟演吳越王俶子以妹妻太后宗人劉美者也時  
爲樞密交通宮掖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  
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  
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  
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曾奉命入殿廬草  
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  
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  
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  
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  
如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簾

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盡可以下。曾曰兩國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蓋謂不欲同列與聞機密故潛結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先是寇準貶雷州李迪貶衛州始議竄逐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曾蹶然懼遂不復爭入內押班雷允恭管勾山陵一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

角

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貢橫衆莫敢違卽改穿上穴旣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庫金銀帛珠玉杖死千輩縣初丁謂與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允恭旣下獄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留自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辯於簾前未退內侍忽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皇恐以笏叩頭而出太后怒甚欲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



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太后少解乃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榜朝堂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未必真有禍心也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政久要不可測雖曾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爲過也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朱綬草寇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綬猶當制卽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敗任中正言謂被先帝

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邪？」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曾靈觀使王欽若卒，曾爲玉清昭應宮使。曾以帝初卽位，銓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繪事以獻。上嘉內之，降詔褒美，仍敕鏤板模，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日繪二十軸以進焉。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奭、馮元更侍經筵。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國朝

故事叙班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乾興初，王曾由次相爲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爲重，詔利用班曾之上。然議者深以爲非，至是會進昭文館大學士王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廬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閤門不敢裁。帝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閤門，惶惑莫知所出，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旣定，利用鬱鬱不平。帝與張士遜慰曉之，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帝曰：

比閱天下奏吏出職者多敗官何也王曾曰士人人  
流必顧廉耻若流外則畏謹者鮮州縣雖卑然最近  
於民宜少澄其原乃詔精加考試時暑月大雨震雷  
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壓溺死者數百人水之作  
也宰執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曾亟附中使奏曰  
天變甚異乃臣等變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恬然自  
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時又傳言汴口決水  
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上以問曾曾曰河決恐未  
至此第民間訛言不足慮已而果然陝西轉運司置  
務醋權請推其法天下曾曰權酒蓋出於前代之不

此言出於  
荆公必以  
變法機

得已。朱能省去。若又推醋。則甚矣。故罷之。命學士蔡  
齊等重刪定編敕。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  
輕改。信然乎。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  
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煩密之文。以便于民。何  
爲不可。今有司但詳其本末。又須臣等審究利害。一  
一奏稟。然後施行也。上然之。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  
殿。曾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共張便殿。太后  
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會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王  
清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  
還。歛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

於用人  
國來之  
亦非臣  
之福

祠之改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  
射封沂國公會嘗言始叅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  
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某人賢則曰誠知此  
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至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  
途坦然中外允愜故會行是言而人皆心服初范仲  
淹遭母喪上書執政凡萬餘言會見而偉之知仲淹  
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充館職會謂殊曰公實知  
仲淹捨而薦此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  
殊從之會進退士人莫有知者仲淹嘗問會曰明揚  
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會曰夫執政

者恩欲歸已，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南京留守推官石介貽曾書曰：「聞旣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聖體因是嘗有不豫，相公方自外來，聖眷正深，宜卽以此爲諫。若執管仲不害霸之言，則遂啓成亂階，恐無及矣。」會左右引茶商陳氏女入宮，欲立爲后，曾以爲不可。卒罷陳氏，初呂夷簡叅知政事，事曾謹甚，曾力薦爲相，久不用。曾因對言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張耆上爾耆一赤腳健兒，豈容妨賢至此？太后曰：「吾無此意，行用之矣。」及夷簡位會上，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曾，曰：

表簡更不  
遲

鄉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夷簡，  
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曾與夷簡交論。帝前，曾言亦  
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晨  
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年  
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  
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于以私少與。  
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  
言，則曰：余不敢奉戲也。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  
後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曾始。仁宗旣  
祔廟，詔擇將相配享，以曾爲第一。曾無子，養子曰緯。



又以弟子融之子繹爲後胡安國嘗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旣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